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二〇五號

原名：抗戰日報

轉戰萬里衝破蔣軍重重圍堵
王震將軍率部勝利歸來
陝甘寧邊防守衛戰士與群眾列隊熱烈歡迎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中原軍區王震將軍所部已勝利突圍，於昨日抵達陝甘寧邊區邊境。溯自六月二十九日中原新四軍李先念部隊突破蔣軍包圍後，其一部遭蔣軍追擊，被迫進入陝南，國民黨陝西省主席祝紹周竟於八月四日發表談話，公然限期李部離陝，胡宗南並調集兩個軍七個師，聯合劉峙之追擊部隊，部署進行新的圍殲。八月九日執行部宣佈第九執行小組成立老河口協議，限令雙方各就原地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各須後撤十英里，中共方面即誠意執行此一協議的有關條款，不料與調處同時，蔣介石、鄭介民、劉峙、胡宗南竟連發密令，謂要「消滅匪軍有生力量」，因第九小組蔣方代表屆時竟於八月二十四日在西安開會時，突然宣佈老河口臨時協議至八月十三日後已失去效用，並拒作任何調處，於是由胡宗南指揮之九十師（原軍改稱）六十一、二十八、八十四、二十四、一四四、一一五旅、六十四旅（均原師改稱下同），三師之三旅、二十旅，四十七師之一二三、二十七等八個旅（旅師改稱），鄭州綏署第五綏區孫蔚如所指揮之十五師（原軍改稱）一一三、一二五旅及六十六師、一八五師共十七師，約十至十二萬兵力，即開始猛烈「圍殲」，企圖一舉消滅我陝南突圍部隊。王震將軍所部在將軍密佈「清剿」追擊襲擊及增援下，被迫衝鋒突圍，克服一切艱險，終於抵達陝甘寧邊區。當部隊橫越寶（雞）鳳（翔）路時，其傷員百餘僅遭胡部殺害，在隴縣所屬之關中山時，征途遇雨，戰士即在雨中睡眠，有三天僅以生包穀充饑，但指戰員仍奮勇作戰，而蔣方則手忙腳亂。孫蔚有一個軍，在不滿一月中，即損失六千餘人，胡宗南之第一旅（原為師）開抵陝南時，我方已轉移至寶鳳路側，胡部又忙以兵車西撤將所部運送咸陽，往返徒勞，軍士怨聲載道。在突圍戰鬥中，王震將軍所部指戰員間充滿團結友愛，某次蔣軍手榴彈一顆落於王震將軍近傍，一戰士迅即撲上前去抱住該彈，另一戰士則臥倒於王震將軍身上，前者壯烈殉命，後者亦被炸傷，王震同志因此幸告安全。此種高度革命友愛可歌可泣之故事，舉述不盡。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昨日下午四時，中原突圍部隊王震將軍所部安抵陝甘寧邊區邊境，邊境駐防部隊賀司令自特代表黨政軍民前往迎接，附近各村鎮群眾邊防守衛戰士均列隊熱烈歡迎。當中原衛隊健兒與邊區父老及他們的兄弟戰士相見時，都興奮的流淚，久別重逢的勝利歡呼中，渗透着對法西斯匪幫殘害的仇恨。王震將軍雖在萬里征途中，但精神依然健旺，一如當年抗日戰爭中南征時之英勇氣慨，但他為他的戰友們所犧牲時，熱淚不禁湧出，情感壓抑，他說不出話來。當晚，地方各界設宴為王震將軍暨全軍將士洗塵，席間並舉杯共祝毛主席健康。宴席上，韓東寬將軍笑謂王震將軍：「現在你可以打個電報給蔣介石，就說王震到了。」不久以前，蔣介石曾懸賞三百萬元，要活捉王震將軍。

陝甘寧黨政軍首長
馳電慰問歡迎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王震將軍於昨日勝利突圍抵達邊區邊境後，延安各界極為關懷與興奮，頃已推派邊府劉副主席代表黨政軍民前往邊境慰問。中共西北局習仲勳同志、邊府林主席及保安司令部王世泰司令員並於昨日馳電慰問，原電如下：

王震同志並轉全體指戰員：

你們轉戰萬里，衝破反動派重重圍堵，勝利歸來，我們無限高興，並已派劉景範副主席代表邊區黨政軍民前往歡迎與慰問。你們辛苦了，請受慰勞之忱。

習仲勳、林伯渠、王世泰

八月三十一日

在大同——
日軍比閻軍吃的好
最壞的是「東北挺進軍」

（新華社口泉一日電）由留駐大同日軍所編成之特務第八團，今年七月間又與閻、偽軍先後合編為七、八、九三個保安大隊，排級以上幹部全為日人，現均改為中國姓名，據所得不完全材料，該特務團長為林大佐，現改名為歸錫山，被封為少將，副團長為五味少佐，現升少將，第七大隊長原駐大同日軍司令部矢島大佐，現改為劉明升，已提升為少將。第七、第八兩大隊各有日人九十五名，閻、偽軍四百五十人，第九大隊一千人全為日人。據此次大同自衛戰中放下武器之「東北挺進軍」第六師十七團上尉指導員姚下川談稱：大同城內尚有一坦克大隊，駕駛員全係日人，另一砲隊的砲手亦全係日人。閻錫山為利誘日俘參加內戰，除提高薪餉（少尉每月四萬五千元、上校九萬元、少將十二萬元）外，並每月發給紙煙、汽水，傷病號發給水藥等，引起閻軍下層廣大官兵的不滿與憤慨。今年三月侯在大同城南里八莊一次戰鬥中，閻軍士兵一遇我軍反擊，皆然逃散，致日軍傷亡九十餘人。此次放下武器之「東北挺進軍」第六師十七團火伕王九峯談：「大同吃喝分三等，最壞的是我們挺進軍（按東北挺進軍為馬占山部），全是高粱米，閻軍卅八師好一點，吃小米、白麵、餃子，最好的是日本人，吃大米、白麵，兩樣天還給一口豬去，我們竟連投降的日本人都不如。」

×××

大同南大廟閻軍
二百餘放下武器
城郊僅存東南北關等四據點

（新華社大同前綫一日電）大同南郊陷於重圍之南大廟閻軍，在我軍威力與政治爭取下，已於三十一日晨七時半全部放下武器。該部原為閻軍三十八師第三團，遭我迭次殲重打擊，殘部三百餘人被圍於南大廟，城內閻軍曾於二十五、二十八日兩次出擾，以坦克猛攻我陣地，均遭我軍擊退。三十日夜十一時，該部企圖突圍，先派兩個排向東南我陣地側擊，被我全部殲滅，生俘二十餘，繳輕機槍兩挺。最後該村閻軍被迫全部放下武器，計有營長以下二百餘名。我除追擊砲兩門、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十三挺、擲彈筒三個、步槍一百三十餘支，子彈萬餘發。迄今為止，大同城郊除東南北三個關及城南附近之瓦窰村四處外，閻偽據點全被掃除。

蔣閻機破壞和平建設
炸我口泉平旺發電廠

（新華社豐鎮二日電）蔣閻機迭日飛我正在和平建設中之晉北丁渠區重鎮口泉、平旺等地，大肆轟炸。平旺發電廠經數次轟炸掃射，機器大部被破壞，口泉發電廠廠內投擲美式重磅炸彈三枚，損毀甚重。八日下午十二時許，美式轟炸機四架在我口泉鎮低空盤旋，投擲十餘枚，毀民房十餘間，炸死五人，傷十二人。八月二十二日轟炸掃射更為猛烈，當地群眾對蔣閻機濫炸和平居民，對[illegible]

（新華社[illegible]）八月三[illegible]國民黨[illegible]自太原先[illegible]，[illegible]內以[illegible]機[illegible]民，[illegible]炸彈，並[illegible]我[illegible]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致晉綏南北前綫全體指戰員的信

晉綏南北前綫全體指戰員同志們：

你們為了保衛人民利益，在暑熱炎天，流血犧牲，從閻偽手中奪回了九座縣城和許多村鎮車站鐵路礦廠，消滅了大量的反動武裝，解放了近百萬的人民。黨和全邊區群眾對你們每一次的勝利，歡欣鼓舞。現在分局代表晉綏全黨向你們致敬，並給以親切的慰問。

你們的困難，我們是很清楚的。被服鞋子按時發不去，給養調劑得不好，歸隊與動員工作都有缺點，民兵還不健全……這些使你們在作戰中遇到不少困難。我們的優抗工作做得不好，使大家時常掛記家庭。尤其對犧牲傷病的同志們，不能及時的撫卹救護，使受了很大的痛苦！同志們，你們和黨和人民是血肉相連的！你們是黨和人民最有力最可靠的支柱，沒有你們及你們的英勇鬥爭，也就沒有晉綏邊區今天鞏固的解放區。你們的任何痛苦，都刺痛了黨的心！黨正用一切的努力，改進這些工作。現在全邊區正進行優抗工作檢查，黨政軍合組慰問團，到各地慰問抗屬，幫助抗屬解決土地，建立家務；正進行民兵工作檢查，準備在今冬進行全邊區組織與擴大民兵運動，以建立正規軍後備的鞏固基礎；正開展反貪污浪費節約財力、物力、人力，使能齊心合一的支援前綫。同志們！你們安心在前方作戰吧！晉綏五百萬人民，都在團結着自衛戰爭的勝利，與你們攜手共進！

現在蔣介石在美國反動派幫助之下，毀了政協決議，公然發動全面的內戰，閻錫山、傅作義正在南北兩面配合夾攻，要把我們手裏奪回來的地區再變成美國的殖民地，要把解放了的人民再變成他們的奴隸！同志們，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的父母妻子和生命財產，要制止內戰，恢復和平，就必須自衛，消滅敵人，就一定要打得他們[illegible]行！

同志們，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任務是艱苦的，但有黨的領導，有人民普遍的支援，加上你們許多年的戰鬥鍛鍊，我們是一定能得到勝利的！

全邊區黨和人民正以更緊張的工作，更快的速度準備一切，積極支援你們！

敬祝勝利！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八月三十日

解放晉北廣大地區
二支隊開會祝捷

（新華社晉北野戰軍[illegible]）我晉北野戰軍二支隊[illegible]月十六日開始[illegible]，全體指戰員都英勇戰鬥，與上級所給予[illegible]在人民有力的[illegible]部隊配合下，[illegible]朔縣、寧武、[illegible]、原平、忻[illegible]使代縣、五台[illegible]區與得解放[illegible]力部隊六十八[illegible]以及各縣一[illegible]大隊等，繳獲[illegible]六門、砲彈三[illegible]機槍百零五挺[illegible]二四支、兩用輕重機槍四挺、擲[illegible]六、短槍四八支、衝鋒槍十四支、[illegible]顆、炸藥四八大箱、子彈十萬餘頓，殲俘敵四四零名、俘敵千[illegible]。為總結經驗，發揚戰績，特於二十七日召開祝捷大會，並檢閱展覽場。李政治主任宣佈後，賀總司令員、[illegible]政委、[illegible]支隊長[illegible]相機講話，[illegible]員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驕不餒，再接再厲，粉碎反動派[illegible]擊，永遠保衛解放區，爭取和平。繼向熱烈擁軍參戰、支援前綫各民眾團體獻旗，晚間並有七月劇社演出「白毛女」助興。

從不積極生產上找出問題 變工「垮台組」查租後成了模範

（河曲訊）沙口五號村農會秘書鄔二旦領導的變工組，向來被人稱為「垮台組」，有些組員們不知道因為甚麼總是生產情緒不高，開會動員夏鋤，大家也不發言，開會又失敗了。鄔二旦心想：「一次說不行再說一次」，家裏說不行到地裏說。一在鋤草時又漫談變工的好處，介紹各地農民參加變工翻身的情形，但組員鄔二五世說：「變工好甚!我受死還不是穿的半片褲子。」於是把大家談話的中心轉到他的翻身問題上，鄔三彥說：「地主于務本不隔三天就去你家，你要聽上他的鬼話，就保險你再一輩子也翻不了身。」鄔二旦介紹他自己翻身的經過，當時大家又問他：「你那回減的合適沒有?」他說：「那還合適甚哩!前年減租時，地主于務本跟我家說：『減租咱們應付一下，國民黨軍隊快回來了，別人糟糕，你可有站足之地，如你減了租，把十四畝地都窩給你，你變成了自耕農，我負担的二十石公糧，就要你出了。』」鄔二旦接着說：「地主早想上國民軍來，他就來不了，咱們算是背石盤，不是棉花包，捕地人漂的是共產黨和咱們大家，有甚麼事咱們想辦法。」鄔二五世就講了實話：「前年減租退回的二千五百元農幣，一出門就給地主要去了，算賬時怕變成自耕農，本來借口糧一石五斗報成三石五斗，對半分撥說成三七分。」說完後他提出要求減租。這時組員鄔辛友也忍不住說出他過去是明減暗不減：「向地主撲祭說減回三千元農洋和六件衣服，只拿了二千五百元，衣服又叫鄔地主老婆假哭了一聲，全部拿去了。」這兩件事提出後，變工組專門組織討論，決定召開佃戶大會來徹底減租，幾天後，在全村六十餘人的佃戶大會上，大家擺事實，說服了地主，重新算了賬，兩人共減回十七畝地，又寫了新約。查租勝利後，鄔二前的「垮台」變工組，一變成全村最好的變工組，十二天中就節省了三十多個工。

發現經驗立刻介紹 沙口全村展開查租

這次查租證明了從生產中查租，是發現問題和掌握變工的好辦法，領導上重視了這個經驗，馬上召開了全村幹部和變工組長的會議，以這個組作了典型報告，並具體佈置了查租工作。會後，通過變工組的關係，發現了許多過去幹部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佃戶鄔二旦因地主于務本的十六畝水地，今春地主以假典約辦法，逼迫鄔二旦說：「你趕麥子收下，先給我幾石麥子，不然我典給別人。」二旦怕失地，只得把打下的三石多麥子，給了地主三石四斗，還出了五千元農幣，弄得他缺糧沒鍋。他的老婆因生活所迫，又雇到別人減了租，就跑到劉村長那裏去告發，劉村長讓二旦去農會登記，並即召開了佃戶大會來解決，地主到會死不承認假典和吃租，羣衆就追問他：「如果是真典，為甚麼不交典約給佃戶」。問時地主才從身上扯出假典約，約上的中見人是劉胡見和劉三厚，叫來一問，兩人一概不知，於是真相大白，地主只得承認他假典逼收減租的詭計，並以此少出公糧，給佃戶身上轉嫁負担。二旦聽了氣憤的說：「咱過去想不開，反穿皮襖妨外發熱，多出了租，又替地主背了公糧。」厚錄二旦追回麥子二石四斗，還從減租中折實回十五畝水地。會後地主講：「我偷偷的壓下了這塊地，想不到還給大家献見了。」佃戶們也一致喊出了：「咱們組織起來防止地主搞鬼。」「金圪駝、銀圪駝，再也丟不下咱窮人的圪駝，要挖窮根把身翻。」鬥爭勝利後，鼓舞了全村的羣衆，形成了廣泛的查租運動，許多明減暗不減或根本未減的佃戶都積極要求農會幫助他們減租，農會對每一個問題都慎重的加以研究，先後受理了六十三件減租及債務糾紛問題，通過佃戶大會討論，每晚都有五十餘人參加，逐件解決。開合查租提出打倒收債欠，逃亡地主積欠很多，決定出賣土地，交納所欠負担，共水平地一百五十畝，由六十一戶貧苦抗屬、復員軍人、貧農們優先買進。（鄭亚波）

豐鎮工人節約勞軍

一區一天內收到千餘戶慰勞品

朔縣協送「人民救星」錦旗

（新華社豐鎮一日電）豐鎮各界熱烈支援自衛前綫。鐵路工人組成的前綫搶修隊，正是搶新劇，不日出發，工人糾察隊每日輪流配合軍隊站崗巡查戶口，維持治安。各界勞軍食品、用品、鞋襪和慰勞信，日益增多。大生等公營工廠的工友，用生產節約所得勞軍；文林印刷局工作人員捐出全月津貼；豐鎮一區二天內即收到千餘戶羣衆的慰勞品；二區五街挑担的賀丈夫，雙手捧着五個雞蛋說：「我沒有錢，還有換下的幾個雞蛋，表達我的心意」。一個窮苦的老太太說：「八路軍就像自己家的子弟一樣，他們那樣辛苦，還不應該慰勞嗎?」她拿出一千元農幣勞軍；七區木工合作社，六個工人捐獻一萬元，他們說：「八路軍來了咱們才翻了身，不能叫灰鬼們再回來。」（新華社豐鎮二日電）前綫捷報頻傳，豐鎮城人民歡騰，[illegible]城關商民[illegible]多，持生意，如今生食品，現一個雜糧[illegible]，如果大同解放，鐵路一直通到豐鎮、張家口、集寧，那時可就更有辦法了。」各界慰軍熱潮，僅廿六日一天，即捐慰勞款卜三萬一千多元。縣黨機關節省出一天糧米，獎金，幹部節省出肥皂、毛巾，人民並向自衛英雄們獻「人民救星」錦旗，上寫：「你們衛前進，民兵為你們後盾」。特等勞英孫與品，擁軍模範楊媽媽等組成的慰勞團，日內即出發前綫，須勞軍運動正繼續開展中。（陳平）

五寨七月份羣運總結

歡征

根據分局高幹會精神，五寨縣縣幹會對七月份羣衆運動作了總結。綜合各區彙報，全縣以十一個「封建堡壘」為重點，展開了五十五個自然村、二千餘羣衆的減租運動。由於縣區幹部的直接領導，並幫助行政村幹部工作，便掌握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有改進。在運動中，羣衆不僅得了三千二百九十垧土地，而且在思想上也有顯著提高，如推窩反惡霸鬥爭勝利後，羣衆自動參加民兵，購買武器，以保衛已得的勝利果實。凡羣衆開展較好的村子，提高了民兵也有新的發展，加強了羣衆自衛的信心。在果實的分配上，注意了解決抗屬的土地問題和照顧了中農，僅十一個村的統計，有三十七戶貧苦抗屬解決了土地，八十一戶中農得到了利益。在運動中大批村幹部都得到了實際的鍛鍊，逐漸克服了「行政村幹部不能作羣衆運動」的思想。在各村工作比較中，發現了河灣村、石咀頭兩個最好的典型村子，河灣村最初企圖通過一般動員，發動羣衆控訴，來解決問題，並看到其他村子，已打開了鬥爭局面，也想急於開會鬥爭，後來經過具體研究，發覺廣大羣衆還未發動起來，要求「鬥爭」的，只是個別積極份子和二流子，羣衆鬥爭情緒積極心根本未形成，於是就決定深入到羣衆中去，解決羣衆的切身問題，來發動羣衆。幹部分頭到田間幫助羣衆鋤地，佃戶張五溫始不敢接近幹部，晌午喂牲口不敢回來，「怕幹部談話」，但經過幹部在地裏耐心教育，他提出，但地主奪了他一垧地，幹部馬上幫他解決，從此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參加了「減租委員會」，並決心「幫助大家翻身」。素來被人認為「一輩子也教育不過來」的張五的轉變，給幹部們教育羣衆的方式，有很大的啓發，大家說：「什麼鎖子要用什麼鑰匙」。後來幹部對佃戶郭黑子的教育，就以他給地主支差補窟窿說起，啓發了他的覺悟，成為鬥爭中的積極份子。其次領導注意團結中農，這就擴大了農民的力量。在九個減租委員中，吸收了兩個中農參加，並討論了貧農、中農和地主的關係，大家認識了中農也是受地主的壓迫的，和貧農是一家人，比喻「地主是大樹，中農是苗子，貧農是草，靠上大樹苗都長不成，都受地主的害」。從討論中解除了中農的恐慌現象，並支持了鬥爭，使減租獲得了全部的勝利。

石咀頭的經驗，是領導上充分掌握了思想教育，首先召開羣衆訴苦會，一連開了四天，由十五人增加到三十人，解決了「該不該減」、「怎樣減」兩個問題，最初羣衆還是以為「命窮」「沒本事」，後來把鄔柱受窮的原因，用算賬教育提了一下根子，才了解是「換乖換窮了」。後來轉換模子慢慢轉到地主李齊太身上，大家提出要減租，但樹照德說：「要和地主鬧，就不能講良心！」於是大家就爭論開了，大家認為「良心就是天理合理，咱們有道理，又不是搶他」。任八向老周說：「你賣豆腐要錢嗎?」回答是「要哩」，任八又說：「那你就沒良心」。老周不承認沒良心，於是大家給他解釋，才知道向地主清算和要豆腐錢是一樣的。在四天討論中，通過羣衆的互相教育，解決了「命運」「良心」「情面」等問題，大部份與會者都成為鬥爭中的骨幹，保證了鬥爭的勝利，羣衆的思想覺悟，也大為提高。

但有些地區，還存在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主要是對羣運的目的認識模糊，產生了單純的經濟觀點和急於完成任務的思想，在作風上是官僚主義和包辦代替。在發動羣衆時只有一般號召，不從啓發覺悟上去啓發，而單從經濟利益上去誘導，「你算吧！鬧回房地，過年就翻身了」。如南關沒經過羣衆的醞釀，個別幹部就把鬥爭對象扣了起來，召開了六十個人的羣衆大會，而只有主席一個人發言，鬥爭毫無結果。東寨村三天內就搞完了減租，鬥爭後在大會上教育羣衆，由村幹部講了一氣道理就算完了。有些幹部把鬥爭當成開展工作的手段，於是產生了對富農的過分鬥爭和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即是沒有地主，也要找個「頭頭兒」鬥一鬥，窯子溝幾個幹部把持鬥爭一個中農，引起周圍村子也提出了清算中農的問題來（後來已糾正了）。其次幹部的表功思想，更促進包辦代替作風的發展，看到「別的地方已經開展，咱這裏不搞不行，不然回去盡報些甚！」於是不管具體情況，羣衆覺悟，幹部包辦的作起來了。但還有個別幹部只坐在房子裏「發號司令」，一切只靠村幹部彙報，自己不去接近羣衆，也不去檢查，只作原則上的指示，甚至連抗屬和貧苦農民是否分配了鬥爭果實也不知道。還有一般上層領導的官僚主義，在某些村子，還有常常單。由於這些缺點，也就發生積極份子脫離羣衆的現象；羣衆認為他們是「給公家作事的」，積極份子也變為自己功勞大，在羣衆面前擺架子。對農會和民兵也缺乏教育，整個組織還沒有活躍起來，甚至有些村子還根本沒重視這些工作，結果鬥爭一完，萬事大吉，幹部一走，工作無影。

達木河鄉村抗屬分下好地 父親督促兒子歸隊

九仁村帶槍逃兵，送去又跑了

（神池訊）積極幫助抗屬翻身，是動員歸隊的好辦法，硬拉硬抓強迫歸隊的還是鞏固不住。達木河村村民郝二按小娃去年參了軍，今年六月離隊回家，但他一回家，家裏的人就難為了，村長和自衛隊動員他歸隊。因為幹部二按小娃家裏，政府就幫助他家；分了每家抗屬好土地時，又給分配了四垧青苗好地，家中把政府優抗的好處說給他聽，他慚愧的自動跑去找村長說：「我回到家裏，見政府和羣衆持我家這樣好，就我在時也饒不下這些地，這次我離隊回家是不對的，我決定馬上歸隊去。」李村郝錫生去冬回家後，經動員數次，始終不歸隊，今年政府依照抗屬抗屬一樣的分配了他家一垧好地，並說服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受到了感動，親自找回他報了名，送他歸了隊，六家河王不林、郭二兩個逃兵，家以投幹部會動員了民兵來抓，被他們家賽得隱過去，一個也沒抓住，但後來幹部從幫助解決他家困難着手，七月間並發動互借貸糧，並以照顧抗屬的理由，貸給他家六斗莜麥，這樣他感覺人自知不對，就自動勸說他們也歸了隊。九仁村對離隊戰士採取硬抓硬拉的辦法，區上派上帶槍民兵帶上，押解交給了部隊，但過幾天，他們又跑回來了。（德修）

中陽新解放區 一年來耕地顯著擴大

（本報訊）中陽新解放區，在閻軍統治期間，人民大部逃亡，耕地一個山頭一個山頭的荒下來，解放後，人民紛紛返里，在一年當中生產已顯著擴大。柳溝村在「兵農合一」暴政下，全村荒下一萬來畝土地，去秋解放後，一年來增開荒地四千畝；三角莊在「兵農合一」前，全村五十戶，五百來人口，「兵農合一」後到解放前僅留下五戶二十口人，去年解放後到現在，增加到二十二戶六十來口人，該村原種一千來畝土地，「兵農合一」的結果，全村只種一百畝土地，現在又種到五百來畝地了。（煥文）

編後話

「別的地方已搞開啦，咱這裏不搞不行，不然回去盡報些甚?」五寨七月份羣運總結指出：這是一種表功思想，並因此更助長了「包辦代替」，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但要克服表功思想，首先就要領導人民服務，一心一意為思想裏沒有表功思想。要做到這一點，就須深入檢查工作，表揚好的批評壞的必須實事求是。

× × × ×

把鬥爭當成開展工作手段，於是產生了對富農過份鬥爭和侵犯中農利益。開展什麼工作呢?難道鬥了富農、中農，就把工作開展起來了嗎?所以當作「手段」是沒有根據的，根子還在於幹部中的農民「絕平」（平均主義）思想作怪，於是誰比別人多了一就鬥誰了。

× × × ×

神池「父親督促兒子歸隊」消息，是好壞工作的一個明顯對比，告訴我們歸隊工作如何作就成功了，如何作就失敗了。而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前者懂得建軍工作，不光是部隊同志的事，首先地方同志必須負起責任來，而後者則不懂得建軍工作，或不關心這個工作。

延安總部發言人稱：對用於內戰的一切飛機 爲了自衛我們必須射擊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在記者問以各地發現民航機被蔣政府動令從事內戰的軍運，中共軍對此將取何態度時，延安總部發言人說：「凡爲着進攻解放區的目的而載運軍火或軍隊或軍官到內戰前綫的一切飛機，我們都已下令射擊，因爲這些飛機無論來源如何，都是參與了作戰行爲，我們爲了自衛，必須實行這個步驟。」發言人說：「無論如何，我們對於被擊落飛機中的一切駕駛員和其他人員，都不會傷害，如果受傷，我們當盡力醫治。我們對於一切被迫從事內戰的空軍人員，都感覺非常惋惜，對於被迫從事軍運的民航機飛行人員尤其同情，因此我們反對在內戰中使用任何空軍，主張把空軍放在北平執行部管轄之下。而爲了盡量減少飛行人員的無謂犧牲，爲了保護幼稚的中國民航事業的生存前途，我們尤其堅決反對蔣政府強迫徵用民航機從事內戰的荒謬措施。」

冀中發動「一兩米運動」改善前方戰士伙食
文化新聞界提出「筆的總動員」口號

（新華社河間一日電）冀中解放區各界正貢獻一切力量，爲自衛前綫服務。中共冀中區黨委機關總支關於開展「一兩米運動」改善前方戰士伙食的號召，已獲所有機關學校的響應，軍區直屬隊、邊區銀行冀中分行、河間市公安局等機關人員首先捐獻小米五千五百斤菜金及積蓄達十三萬元。爲保證子弟兵時刻滿員，冀中地方法院推事劉心赤、河間市公安局警察局長與工作人員李永貴、石仁義、冀氣局張建基等十餘名幹部，相繼報名入伍。方從天津逃出的學生王題，亦向民主政府請求參加八路軍。冀中文化新聞界並提出「筆的總動員」口號，冀中導報社已取消星期休息制，抽調部份編輯人員參加新華分社組織的記者團，赴前綫採訪。軍區政治部火綫劇社正日夜趕排「再上前綫」「軍民合作自衛」「復仇怨罪」等劇，準備隨軍巡迴演出。作家崔璇、孫犁等亦正執筆從事自衛動員鼓詞歌曲的寫作。

川北旺蒼南江 變民人槍十數萬
西康邊境人民武裝反成燎原之勢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綜合成都新新新聞、新中國、新生報、天津大公報等報消息，四川各地民變聲勢益大，民變隊伍之在川北旺蒼縣屬三道河地區者，人槍達十萬，均爲附近各縣之饑民，在該地四境獲繁殖據。旺蒼東鄰之附江縣有變民數萬，槍萬餘枝，各地貧民復用鄉長槍或身縫短槍、陸續向鎮區集中。廣元縣東亦常有「股匪」活動。南、旺變民並有重砲，指揮多係軍人，組織縣爲嚴斷，甚至中央社亦不得不於七月二十三日承認旺蒼、南江有「烟匪」數股，每股人槍一二千不等，並稱正由第十四十五區綏安團司令部附司令及新園等九旅楊旅長（按即川軍原第九師師長楊村軒）會同「剿匪」。另悉，川府綏靖公署參議及綏四區督導團亦於七月二十四日在旺蒼召集鄉鎮長緊急會議，並協同川陝鄂三省邊境有關負責人，決定分四路「進剿」，但據悉，旺、南一帶地形險惡，尤以旺蒼三道河地區，縱長六百餘里橫寬三百餘里，爲森林區，「進剿」極感困難云。在西康邊境之天全、榮經、蘆山等縣之人民武裝，雖經今春國民黨軍屠殺二十餘萬，現又蔓延成爲燎原之勢，該處武裝反抗強動之領袖，蘆山爲陳紫斌，榮經爲朱士諤、朱士挹兄弟，天全爲李元亨，更加名宿黃果所部，聲勢尤爲浩大，駐軍被圍因傷亡不少。國民黨當局現令川軍二十四軍加緊「進剿」，四川各地現在已有五十餘縣之駐軍及保安軍實行聯防，西康省主席近已下令省內駐軍增防邊境，陝滇黔等省亦將舉行聯防會議，由各省增調正規軍駐紮邊界，以防民變蔓延。

「官逼民反！」太湖成了「梁山泊」
「匪」勢雄厚活動蘇浙兩省

（新華社延安卅一日電）上海訊：在國民黨政府的暴政下，蘇浙兩省「匪」勢日熾。綜合此間大公報七月十九、二十、廿四日消息，除浙東沿海「海盜」猖獗外，太湖的「湖匪」及太湖長江間廣大地區的「散匪」聲勢日熾。太湖在抗戰前若干年中，即爲「湖匪」的根據地，抗戰勝利後，大批失業人民、散兵、游勇數千人，因衣食所迫，又集結於此，以劫掠爲生，太湖遂成爲現在的「梁山泊」，最近又有吳興、平湖的水警攜械到此落草，力量愈加雄厚，他們的武器有日本式機關槍、美式衝鋒槍及盒子砲等，據聞某些隊伍尚有火箭砲、迫擊砲。他們的活動地區，除控制太湖的整個出路外，還常出打京滬、杭鐵路綫上的蘇州、無錫、嘉興及吳興等地。在浙省吳興方面，被稱爲「匪」的一部份隊伍且與當地居民相處甚得，不相侵擾，只發行稅票徵收漁稅，便票發行直達吳興城廂附近。浙省府對於「湖匪」引爲心腹大患，浙省主席沈鴻烈曾提出：「今日浙江，湖匪第一」的口號，最近撥款三千萬元，準備「進剿」，但據悉，因「進剿」計劃面臨極大困難，「湖匪」實力不可輕視，太湖縱橫百餘里，「湖匪」所據的洞庭山周圍小島星羅棋佈，港汊縱橫，地形複雜，加以很多地方「匪」民難分，且太湖橫跨兩省，此擊彼竄，故於進剿殊無信心云。在太湖西北廣大的蘇省地區，「散匪」遍地，金壇附近之茅湖爲其據點之一，國民黨當局派重兵駐防各地，隨時出剿，不久以前曾組織金壇等一五縣會剿，毫無結果，最近又成立「金壇武進宜興溧陽四縣聯防會」，但此後「匪」勢愈熾。

×　×　×

士兵不願打內戰 美式武器也枉然
開平蔣軍官兵六人投奔冀東

（新華社遵化一日電）駐開平（北寧路唐山北站）蔣軍四十三師十七團一營三連二排副排長鄭朝新、班長王士昭率領士兵四人，攜帶美式輕機槍一挺、衝鋒槍一支、七九步槍十支、子彈千餘發，於七月二十二日反對內戰，投奔冀東解放區。記者會見這幾個身着美式服裝的蔣軍青年官兵時，他們都顯得異常興奮，二十八歲的副排長鄭朝新說：「國民黨隊伍怕士兵開小差，統治的非常嚴，就是隨便和老百姓說句話，也得挨打，但是愈是這樣，弟兄們愈不想替蔣介石打內戰。儘管美大鼻子幫助他新式武器，可是拿新式武器的士兵不願意替他打，新武器也是枉然。」

蘇中南綫的勝利 是運動戰戰略方針的勝利
我方軍民配合作戰，蔣方士氣低落內部矛盾

（新華社淮陰一日電）蘇中前綫記者分析目前蘇中南綫形勢稱。蘇中自衛戰迄今一月有半，總計進犯蔣軍七個旅及兩個交通警察總隊全部潰滅，進犯蔣軍已喪失有生力量五萬四千餘人，佔其進犯兵力一半以上，蘇中南綫「武力決賽」的第一回合已見分曉。綜觀此次戰役，約有如下特點：第一，大兵團的運動戰。蘇中地處江海之濱，公路縱橫，水道稠密，便於蔣軍進攻，亦便於我軍轉移，蔣軍七月十三日發動進攻，廿三日佔如皋，八月二日佔海安，時未兼旬，深入百里。八月二十二日，我軍一舉攻入如皋東南三十餘里之丁堰、林梓，又未兼旬，突然出現於蔣軍後方，大踏步的後退，亦大踏步的前進，使對方顧此失彼，腹背受敵。蔣軍所經之處，姦淫燒殺，人民被迫反抗，新四軍出現於蔣軍側後，備受人民歡迎，處處受到歡迎，蔣軍愈深入，亦愈陷於解放區軍民的天羅地網。蘇中戰役證明人民軍隊在消滅進犯者有生力量後，即昨天失去的土地，今天可以收復，蘇中之捷，正是運動戰戰略方針之勝利。其次是地方民兵與主力軍機動配合。地方武裝民兵在蔣軍侵佔區，就地堅持游擊，不斷襲擊困擾蔣軍，破壞斷絕其交通運輸路綫，使之困守據點，不敢輕易出擾，例如八月一日地方兵團一部設伏林梓、丁堰間，截獲蔣軍彈藥品四百箱，焚燬汽車九輛。七月二十二日，靖江民兵在季市附近擊獲蔣軍彈藥品十七船，俘其六十餘人。第三，蔣軍指揮官開始輕視新四軍，後因慌亂不堪。蔣軍四十九師（番號改）於佔領林梓後，孤軍深入，後方空虛，結果在如皋東南陷入新四軍重圍，其師指揮部及二十旅全部就殲，師長（原副軍長）王克俊即於是役陣亡。最近新四軍反擊收復丁堰、林梓，蔣軍又有五千就殲，如皋蔣軍腹背遭受威脅，手足無措，乃欲集結固守如皋、黃橋兩地兵力以壯聲勢，然尚未會合，即遭新四軍分別包圍殲滅一萬五千人以上。第四，蔣軍士氣低落和內部矛盾。蔣軍下級官兵多是被欺騙來進攻解放區的，戰鬥中，一經新四軍包圍壓縮時，就紛紛放下武器，被殲蔣軍五萬四千餘人中，放下武器者即達三萬人。同時雜牌軍當頭陣，如四十九師爲舊東北軍，六十五師爲川軍，這些部隊官兵都不願作蔣介石的犧牲品，在新四軍教育之下，認識了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即掉轉槍口，向反對蔣軍作戰。蔣軍於進攻時，利用其美製飛機大砲猛烈火力，人民遭受空前災難，亦增加新四軍若干困難，但決定勝負的並不在於武器，而是在於掌握武器的士兵。

不管人民死活 加緊製造災荒
蔣政府今年徵實一萬萬多担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路透社十七日電稱：此間估計本年田賦徵實在全國民黨區共約一萬萬一千七百五十六萬七千担，其中七千一百餘萬担歸各省當局，餘四千餘萬担全部解繳國民黨中央政府。四川人民所負担的最多，計一千一百萬担，受災最重的湖南，亦達六百二十萬担，浙江六百萬担，江蘇五百七十萬担，廣東四百五十萬担，河南三百八十萬担，陝西二百萬担，台灣二百三十萬担，東北各省共徵三千萬担。歷年來，國民黨政府搜刮人民的糧食已至山窮水盡，去年田賦徵實五千九百萬担，至今年一月份才收到二千一百餘萬担，人民已無存糧，今年在嚴重災荒之中，徵糧竟爲上年之二倍，且歷年積欠糧食仍在追繳，結果國民黨區的糧荒和包括一萬萬以上災民的災情勢必更加嚴重。

陝甘寧清澗縣委號召
農民非常關心時事
幹部應加強學習好好宣傳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陝甘寧邊區中共清澗縣委在最近召開之區書區長聯席會議上，號召幹部加強時事學習，以便加強對羣衆宣傳時事。該縣區鄉幹部幾天來下鄉時，只給羣衆宣傳生產，很少講解時事，致使一些羣衆對時局認識不夠。最近該縣配合救災，在二十一個村莊內進行了時事宣傳，受到羣衆熱烈歡迎。一位幹部在三鄉師家溝村民大會講解共產黨領導解放區羣衆翻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壓迫人民的事實時，村民凝神靜聽，雖至夜深不倦。當說到解放區人民力量發展時，有人說：「土地革命時，紅軍人少槍砲也不好，還打勝仗，現在更不用說了，蔣介石要進攻，非倒霉不可！」並要求「這樣的會以後多開才好，我們農民鑽在山鄉圪塄裏，你們多宣傳，我們心裏才明亮。」從這次宣傳中，看出羣衆十分關心時事，並不如有些幹部想的「農民只顧種地，不管時事不時事。」

瓊崖我軍英勇自衛
蔣軍承認進攻困難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華訊：國民黨當局與在華中華北大舉進攻解放區同時，亦在海南島向瓊崖人民部隊實行進攻。據八月九日華西晚報轉載天津大公報訊：廣東省主席羅卓英現正忙於進攻海南島瓊崖等地的抗日部隊，後者與當地人民結合，當即展開自衛戰，使當局亦不得不承認進攻困難。

蔣機十二架 摔下來了

（新華社長治電）八月十九日下午由南京飛來之蔣機十二架，因汽油盡及氣候關係，在豫北地區被迫降落，其中兩架落入解放區，機身均有損傷，駕駛員一人受傷，經人救治，已送往四架。其餘十架，下落不明，兩架落於孟縣黃河附近，蔣軍據黃河東岸上三架，一架墜入黃河。據云，該機爲國民黨十一航空隊。

忻縣平川復活了

文仲

經歷了饑荒災難的忻縣平川，近新擾得解放了，廣大平川連新連成一片。金山的東西，鐵路兩旁，遍野的高粱、穀子，隨風擺漾，今年將有一個十幾年來未有的豐收，多年不能相互來往的親戚老鄉也能見面了，互相慶賀着：「這是八路軍帶來的，是毛主席的洪福啊！」

一年以前的忻縣平川還是日寇漢奸統治的恐怖世界。去年此時，日閻合流，閻錫山原封不動的接收了日寇的特務漢奸的全班人馬，日寇潛伏勢力與漢奸勢力、封建反動勢力結合起來，新的恐怖加在人民頭上，把減過租的農民吊打綑綁，閻偽農民翻身的積極與英勇抗戰過來的民兵被閻頑軍扣去槍斃刀砍，甚至把他們釘到城牆上去，尤其是駐在奇村的漢奸李向東部的偽軍挺進隊，給了人民的苦痛是永世忘不了的，祇今年春天到夏天的三個月中，就打死了在地窖裏生產的農民五十餘人。眼看着人民地荒蕪，生產停頓，[illegible]姓生存，要生存下去，祇有起來[illegible]鬥爭。[illegible]漢奸特務反動份子們，[illegible]一切[illegible]，什麼「閻錫山不久就要來」，[illegible]「保衛民軍」（閻錫山收編的偽軍）沒收個戶們的[illegible]的時候，你們沒有可憐過我們。」[illegible]血淚[illegible]：「[illegible]是教你們[illegible]」。但是老百姓回答說[illegible]人：「你們是怕把閻錫山頭打塌了。」堅決的說：在咱們山西有個閻錫山，村裡就有大旗桿，消滅不了閻頑，活不成。」人民要取得徹底的翻身，一定要保護自己的勝利，參加保衛自衛戰爭的勝利，打破漢奸特務們的陰謀。和欺騙之後，人民的怒火再也抑不住了，看吧！羣衆在金山東的鐵路上，起來清算了吸自己血肥肉的人，村長把他的[illegible]，給民自己頭上強迫着，老百姓給閻偽軍修工事，把村裏的樹木幾乎全部砍光，村裏沒收了全村不分窮富所有的糧食。但今天得到了清算。金山以西的西呼延，有名的「吃針老財」「窮漢閻王」，往日統治全村，威風八面，窮人見了就不寒而慄。在羣衆大會上，今天也向羣衆求情下跪，但敎衆人「可憐可憐」。多少年來人民沒有忘記，他剝削窮人的，他依仗敵偽勢力，殺人，[illegible]六斤，他非七斤不幹，個戶的院子，在他的[illegible]後頭，他個戶的房子就這樣[illegible]，而個戶的[illegible]快的[illegible]：「全村人合起來也不如我一人值錢。」他吃喝了農民的血汗都以計算的呀，今天羣衆向他算賬，要他吐出來，誰說不應當。

奇村原是敵人的據點，一直黑暗了八年，受苦受難的人民，如今見了青天。組織農會，團結力量，在農會會上鬥爭到了一千多人，「財政專員」[illegible]偽村長，[illegible]的事實，[illegible]講到[illegible]的兒子，氣得[illegible]，大罵道：[illegible]上去就是[illegible]「今天新政權來了，不是從前，老子今天要[illegible]！」

平西鳳城西呼延，廣大的一川[illegible]，每一個村莊，是燃燒着復仇的怒火，人們起來，去向漢奸惡霸們算賬。

反動份子們到處叫喊：「老百姓不得了，『八路反』！」又說什麼「共產[illegible]，」[illegible]：發出了公正的[illegible]：「[illegible]發動了他們就應該[illegible]。對『漢奸』人民的血汗應該賠償。」人民的生活[illegible]以勞動爲先，坐着吃是不應該的。西呼延地主[illegible]，認爲土地收租，不能自動生產，[illegible]，若實現「耕者有其田」[illegible]，他們的熱烈的歡[illegible]。

忻縣平川人民團結起來了，求得了自己的[illegible]，他們爲了保持勝利的果實，[illegible]，以求恢復和平和徹底的解放。

招生途中遇勞英

成振

太陽從東方升起來了，我在寧武縣政府收拾行李，準備到寧二區一帶進行招生工作。我揹起了小包，向城西上路了。出了城門十里許，遇見一個四五十歲的老人，牽着驢子得意洋洋的過來，問我：「同志，那裡去呀？」我說：「到寧化去。」老人說：「我也去寧化，咱們能跟上，將你的包揪讓我替你上吧！」我說：「謝謝你，我能拿動了。」說時老人已經下了驢，從我手中把包，掤在驢背上，我們一面談一面趕路了。

老人是寧化高崖底村人，名叫康元旗，他告我說：「咱們都是自己人，我在民國三十年那時候，若不是咱新政權的幫助，早就骨頭也不知那裡去了！」接着他告訴我，那年日本鬼子將他的房子糧食都燒光了，家中五口人眼見就要往死餓，新政權知道了，馬上給他發了一百二十斤救濟，發放救濟的同志還囑咐說：「好好勞動吧，在新政權下面餓不死一個人。」他心裏有這話記得清清。他說：「這川你同志說，新政權待咱們這樣好，咱們不好好勞動嗎？」從此以後，他便調劑着[illegible]苦的生活，[illegible]接着各種[illegible]，過了一個月，他的地也好了，但還沒有籽下。新政權[illegible]多少種籽，他想：「咱有了辦法就是呼，有兩石就好了。」政府借給他兩石糧籽，他說：「從那時，我對生產更加起勁了，到夏天的時候，別人中午息晌，我還要去外邊拾一把糞。」一年冬天，他就被選爲勞動英雄，日子也好起來了。四三年公糧[illegible]他還是免徵戶，但他自己繳了一斗七升，他說：「政府幫助救濟咱，咱還不能繳些公糧？」羣衆公認他是咱們[illegible]的勞動[illegible]。四四年他交了三斗七升，今年[illegible]了一石，而他的日子更是越過越好，今年又買下了六七壩好地，一頭牛，五隻羊，和新置不少日常用具。他是一個富裕的農民了。他還告訴了我一個故事：他們村裏的老財張保奎對他說：「你出的公糧太少，你的莊稼長得比誰家的也好，我的莊稼的比誰家的也不如，可是出的公糧比誰家也多，問應該按莊稼好壞定公糧分數才公道。」他說：「咱兩個把地換了吧！」那老財又不願意。於是他教育他說：「人家政府是按每年平均產量出公糧，你的地好，可是你坐在家裏不勞動，到了地裏又不好好管，產量怎能出得來呢？你若好好的時候，管保比誰家的地也貴。」把他說的閉口無言。

當他知道我是學校的工作人員時，更高興了，笑着說：「同志！你就是辦學校的人，我告訴你，新政權[illegible]立學校，還叫我的兒子去念書，完全公費，這是個好機會，我很喜歡的讓他去了，後來從學校畢業出來教了一年書，現在寧武縣政府工作。咱若不是新政權成立公學校，咱怎能[illegible]女上學？這一下我可是真正翻了身，不用人家說，我自己親身早感覺到了。」最後他滿懷感慨地嘆了一口氣說：「八路軍才是真正救命大恩人。」

傍晚我們分手了，我道了謝，老人說：「同志，你去吧，窮人翻了身，願意念書的人多着呢！」

閻頑固小影（七）

「恨得他骨頭痛」

閻錫山在忻州平川，對人民之殘忍，『手段』之毒辣實與日寇無異，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人爲着掠奪糧食曾經把女人們吊起來打着要，而閻錫山的走狗爪牙的『手段』則更簡單，譬如在鑫莊、郭家等村子，麥子剛上場，地主與佃戶都沒分，他們就一起刮走了，用不着事後吊起女人們要。日本人甚也要，連大腐子皮也叫女人們剝的給它，而閻錫山的軍隊呢，連老百姓的衫襖「皮」，和被褥「皮」，被褥面子，都剝走了。會簿村白在官家女人說，這一帶羣衆有一句口語：『閻錫山甚也要，就是不要臉！』閻錫山的軍隊在張村、上社、八渠等一帶村子姦淫婦女，其無恥殘忍一如日本人。老百姓的生命對於他們說來，是不值一個錢的。今年七月間，張村一個老婆婆給閻偽軍做的吃了飯，送他們出門，閻軍說這老婆婆是看他們數目字，一槍打死。閻軍竄大渠村找軍屬士馬改娥的老母親拿出東西吃，老母親只有帶糠饃饃，送給時，被一耳光打的連饃饃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閻偽軍出走時說明天再來要吃雞蛋，老母親以明日開口難過，當夜即上吊自盡。忻州城及解放區閻軍出發進攻解放區時，一路就打砸，其殘忍一如日寇之初進山西，忻州平川一帶人民死傷在血火下者數達六十餘人。很多房屋被焚燬，忻州老百姓一提起閻錫山這筆血淚賬，無不說：『娃娃大大恨的他骨頭痛！』（元霖）

年青婦女的命運

推選員來開會
集合了婦女小隊
爲什麼你不開
我家婆公不叫來
二次開大會
叫你的婆公來
對着金兵聽
聽了兩點鐘
下午回家中
給你一個當備兵！

上面是閻錫山「兵農合一」幹部敎給羣衆唱的一首歌子，作用是爲了警告那些不來開會的婦女，二次不來即要受到體罰和兵役的災難。而去了之後，就被任意調弄侮辱，當解放區羣衆告給我這歌子的時候，年老的搖頭，青年人憤慨。（元霄）

「把你也活埋了吧！」

忻州平川閻匪區一個六十七歲的老漢憤慨的說：

閻錫山這個老混蛋，抗戰八年住在晉西南當漢奸，八路軍把日本打敗了，他又回來欺負咱老百姓，實行「兵農合一」——土地充公，青年當兵。這且不說。卻說這「兵農合一」，把六十歲以上的老漢統統不算。我老漢要見了閻錫山，非和他當面盯對清楚不可：爲什麼我六十歲的老漢不能算了爲什麼你也是六十歲就能算了？

還你老混蛋！
既然不算，
咱們都不要算！
你也不要吃，
你也不要喝，
把你也活埋了吧！

（胡健）

割麥人的歌

徐鳳秋

太陽出來節節高
攬工的人兒也翻身了

風刮麥子嘩啦啦響
割麥的人兒心歡暢

黃鸝喳來鵓鴿叫
今年的麥子豐收了

麥子高來豌豆低
四晌能打三石幾

大穗麥來長桿子
一把一把就是一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思想漫談

在實際工作中提高思想

桑友蘭

自從「呂梁英雄傳」在大衆報上連續發表以後，它就緊緊的把我們總路的同志吸引在它的周圍了，由於它的通俗，生動，又是實際當中的事情，所以他成了我們的政治教員和文化教員。他不僅使我們認識羣衆的智慧，力量，並且對我們的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提高了一步。

我們讀了周文同志的序後，知道馬烽、西戎同志是二十四、五歲的青年，過去都沒有住過多的學校，都是在八年抗戰中，老解放區的實際工作中鍛鍊出來的。我們就聯想到自己過去的學習，不是好高鶩遠，就是走馬觀花，不求甚解，[illegible]只有學校[illegible]，訓練班才能進步，提高文化呢，更需要在學校才行。當然，住學校，能進步，也能學文化，卻忽略了在實際工作中提高思想，提高文化。王占山等同志說：「咱舊日想法不對，人家說工農份子知識化，我總認爲[illegible]遲了，從小家裏窮的不能多念書，現在學不着事了。看到馬烽、西戎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咱過去吃了不重視學習的大虧，以後要下決心在實際工作中提高自己。」李英同志也說：「智識份子要不了解羣衆實際問題的話，人家寫不好文章，[illegible]的是實際事情，[illegible]研究才行。」從此[illegible]使同志們更相信了向羣衆學習的重要，我們堅定了在實際工作中學習，提高文化，提高思想。

祇要肯學習，甚時也不遲

桑友蘭他們幾個同志對學習問題檢討得很好，都認識到了要「在實際工作中學習[illegible]

[illegible]

興縣民衆醫院簡章

[illegible]創辦之宗旨。

二、本院當務方針：在政府領導下，貫徹[illegible]人民服務的方針，[illegible]業務上推[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士集股組成，年底結賬，按股分紅[illegible]，凡入股者，大股每股一千元，小股每股五百元。

[illegible]執行股東會議一切決議[illegible]

3、本院分中醫部、[illegible]部，各部在專人負責[illegible]

四、本院[illegible]